

越劇

借羅衣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
安徽省代表團盛劇演出劇目

劉正元 戴志生 口述
劉琪 徐卓 辛人
潘能映 杜鳳山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封面照片說明：沈紅笑飾姨母 陳荅芳飾二嫂子 戴雅仙飾母親

戲曲小叢書
借 羅 衣
〔越 劇〕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
安徽省代表團劇演出劇目
劉正元 戴志生 口述
劉 琪 徐 卓 辛 人
潘能映 杜鳳山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七八號

三 星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書號：0153

字數：19,000 開本：850×1168 耗 1/64

1955 年 12 月 第 1 版 1955 年 12 月 第 1 次印

印張：17/32 印數：00,001—14,000

定價：(6)一 角

前 記

“借羅衣”是一齣輕鬆的諷刺喜劇。它善意地嘲笑與批評了存在於人們思想中的好虛榮、愛面子的落後意識。

二嫂子要回娘家去，看人家穿戴得十分華麗，爲了裝面子，去向王大媽借了羅衣，向王大嫂借了金花，又向隔壁王大伯借了驢子，帶了她的小叔漢寶子回到娘家。她在媽媽、姐姐和二姨娘面前極力誇耀自己的穿戴，扯謊說是自己買來的。但是天真的漢寶子，却在無意中當場揭穿了她的“底”，弄得她羞愧滿臉，無地自容。

本劇原來是廬劇（倒七戲）傳統劇目，由劉正元、戴志生、劉琪、徐卓、辛人、潘能映、杜鳳山整理。越劇演出本是根據廬劇整理本，由上海越劇院弘英改寫的。改寫時作了些刪改。

借 羅 衣

〔越 劇〕

人物：

二嫂子

漢寶子

大 姐

二嫂母

二姨娘

〔二嫂子上〕

二嫂子：（唱）太陽尚未出東山，
二嫂我一夜未安睡。
年年到了四月四，
姑娘們都把娘家還，
別人家姑娘回家我親眼見，
頭上戴銀器，身上穿綢衫，
打扮得，珠翠滿頭真好看，
親戚鄰舍都稱讚，

今日我還娘家去，
沒有新衣怎麼辦？……（想）
想起了，乾媽有件新羅衣，
我去借來羅衣好穿戴，
急忙忙去把羅衣借——

啊！要是我穿了羅衣，應該體面一點，還能够走得去麼？（想）噢！有了，我叫漢寶子借條驢來騎騎。

（唱）忙把漢寶子來呼喊。

漢寶子，漢寶子！

〔漢寶子應聲上〕

漢寶子：二嫂子，什麼事呀？

二嫂子：漢寶子，今天是四月四，你二嫂子要回娘家去，你跟我一起去，好麼？

漢寶子：我不去。

二嫂子：我到了娘家給你好東西吃。

漢寶子：真的？

二嫂子：那還會假嗎？

漢寶子：好，那我就跟你去。（想起）啊啲！我見了你媽媽叫什麼呢？

二嫂子：你叫她表大娘。

漢寶子：（自語）表大娘，好好。二嫂子，我們這就走吧！

二嫂子：嗨，這樣就能走了麼？

漢寶子：怎麼？

二嫂子：我還要梳梳頭，洗洗臉，換件新衣裳。你去到隔壁王大伯家裏借條驢子來給我騎騎。

漢寶子：人家就肯借嗎？

二嫂子：你就講是我二嫂子要借的。

漢寶子：這大忙天，人家驢子不推磨嗎？

二嫂子：那有天天推磨的，快去借去，借了驢到我家有好東西吃。

漢寶子：真的？

二嫂子：二嫂子還騙你嗎？

漢寶子：好，我去借……(下)

二嫂子：漢寶子借驢去了，待我到王乾媽家裏去借羅衣，(摸頭想起)還問大嫂子借二朶金花片戴戴。
(下)

〔漢寶子趕驢子上〕

漢寶子：吁吁，呵呵……

(唱)二嫂要回家看爹媽，

叫我到王家把驢借。(牽驢)

牽呀牽來拉呀拉，(見屋內無人)

咦！爲何嫂子不在家？

二嫂子，嫂子……

〔二嫂子身穿羅衣，手持金花邊走邊看自語上〕

二嫂子：這羅衣穿在身上真好看，還有這支金花插在頭

上，一定叫大姐把眼睛都看花了。

漢寶子：呀！二嫂子，你換好啦？

二嫂子：換好啦。漢寶子，驢借來啦？

漢寶子：借來啦，我們走吧！

二嫂子：我花還沒有戴好呢！

漢寶子：啲！還要戴花？

二嫂子：漢寶子，你把驢拴上，等我一等。

漢寶子：好，我看你打扮到什麼時候，屬鴨子的再打扮也是扁嘴巴。（嫂插花，不知如何戴好）二嫂子，花戴上啦就走了嗎？

二嫂子：漢寶子，你看我這朵花戴在那邊好呀？

漢寶子：你看你花都不會戴，來，我給你戴。（看花）啲，這花多麼好看呀！

二嫂子：金花嚟，不好看？

漢寶子：金花，借哪個的？

二嫂子：你真看不起人，是我紡紗賺了錢，叫你二哥走城裏買的嚟，怎麼講借的？

漢寶子：啊！還是買的？

二嫂子：那還假嗎？不要講啦，趕快給我戴上吧！

漢寶子：好，給你戴上。（戴花，二嫂子照鏡）

二嫂子：啲！你怎麼戴在這裏，太陽不把它晒壞嗎？

漢寶子：你怕晒壞了，好好，我給你重戴。（將花插在髻後）

二嫂子：（對鏡）哎啲！你把金花戴到那裏去啦？

漢寶子：不是戴在髻後頭嗎？

二嫂子：嗨！你叫人家怎麼看得見？

漢寶子：你不是怕太陽晒嗎？這連下雨都淋不到了！

二嫂子：啊喲，你讓我自己戴吧！（取花插好）

漢寶子：走吧，走吧！

二嫂子：走吧！

（唱）梳洗打扮出了門，

嶄新的羅衣穿在身，

兩片金花頭上戴，

緞子花鞋脚下登，

手扶驢鞍忙跨上——（上驢，差一點跌下來）

啊唷……

漢寶子：（扶住）

（唱）嫂嫂你快拉住驢韁繩。

嫂子，走大路還是走小路？

二嫂子：那當然走大路啦！

漢寶子：大路遠些還是走小路吧！

二嫂子：呃，小路有溝，還是走大路。

漢寶子：大路有橋，驢不過橋。

二嫂子：不要緊，走吧！

漢寶子：好，走吧！（打驢驢跑去）

（唱）二嫂子騎驢往前跑——

二嫂子：（回頭）漢寶子，你走快點。

漢寶子：（趕上）二嫂子，你要留神點。

二嫂子：不要緊。

（唱）穿過小路到大道。

四月初四豔陽天，

來往行人好熱鬧，

也有男來也有女，

也有老來也有少，

有的穿着粉紅衫，

有的穿着青布襖。

漢寶子：嫂子你看！

（唱）那一旁哥哥把妹妹接，

那一邊姪子把姑媽叫。

二嫂子：（唱）這一對夫妻雙雙親戚走——

漢寶子：嫂嫂。

（唱）還有我小叔子送你嫂嫂。

二嫂子：漢寶子，你看，你看，這一個嫂子他……

（唱）下穿羅裙上穿襖，

可比我嫂嫂穿得好？

漢寶子：人家上穿紅，下穿綠，當然比你好。

二嫂子：咳，你真不懂！

（唱）漢寶子不要將人誇，

二嫂子穿得也不差，

身上穿的綾羅緞，

頭上戴的是金花，
要與她們比一比，
二嫂子我那樣不勝她？
漢寶子快把驢來打，
早到家中見我媽。

漢寶子：（唱）毛驢一打奔得快，（驢跑近橋不走）

二嫂子：漢寶子！

（唱）毛驢不走爲什麼？

漢寶子，毛驢怎麼不走啦？

漢寶子：前面有橋。

二嫂子：怎麼有橋？

漢寶子：我講過大路有橋，驢驢不過橋。

二嫂子：這怎麼辦呢？

漢寶子：你下來吧。

二嫂子：下來？不把我的繡花緞子鞋弄髒了嗎？

漢寶子：那你把韁繩給我，我來拉。（拉不動）二嫂子，拉不過去！

二嫂子：這怎麼辦呢？

漢寶子：我來抽他幾鞭，趕它過去。

二嫂子：你要慢一點呀！

漢寶子：好，（打驢驢跳，二嫂子拍衣，花跌壞）

二嫂子：哎呀！漢寶子，不能打啦！我這東西都是借的，跌壞了羅衣、金花，叫我怎麼能還王乾媽、大嫂

子？

漢寶子：啊！是借的，你還說是買的呢！好好，那我不打啦，怎麼過去呢？

二嫂子：漢寶子，你想個主意吧。

漢寶子：噢，想起來了，我看驢牽磨的時候，把眼睛蒙起來，牠就不怕了。二嫂子，我來把它眼睛蒙上。

二嫂子：好，你慢一點哪！（漢寶子蒙驢眼過橋，嫂怕墜水驚慌半天，過橋）漢寶子，你法子想得真好，回家我給你雞腿子吃。

漢寶子：那要給我兩隻噢！

二嫂子：給你吃一隻，我還要帶一隻給王乾媽吃呢！

漢寶子：好。我們走吧！

二嫂子：走吧！

（唱）小小毛驢走不停，

牽過了小橋穿過了林，

前面是炊煙裊裊一村莊，

呀！不覺已到娘家門。（下驢）

漢寶子，到了，到了。你看我家崗頭上草多好呀！你快把老驢去放一放，餵餵飽。

漢寶子：那我吃飯呢？

二嫂子：吃飯我就來叫你。

漢寶子：你要給我留個雞腿子噢！（下）

二嫂子：那當然啦！

(唱) 一見漢寶子轉了身，
我隨手整整新衣襟，
頭上金花插插好，
腰中扣一扣新衣裙，
走一步來望三望，
越看自己越稱心，
媽媽姐姐來看見，
一定要把我誇幾聲。

媽媽！媽媽！（敲門）

〔姐姐上〕

大 姐：哪一個？（開門）喲，妹妹來啦！

二嫂子：姐姐，你回來啦，媽呢？

大 姐：媽，去接二姨娘來陪我們吃飯，你坐吧！

二嫂子：（見椅有灰）喲，這板凳上這麼髒！我媽也不揩一揩。

大 姐：媽媽一天忙到晚，哪有工夫揩凳子？我來給你揩吧！

二嫂子：我自己揩過啦！（坐）大姐，你家今年過的一定好哇？不看吃的看穿的，你身上衣裳穿的都是新的嚟！

大 姐：還不是陪嫁的那套青布衣裳嗎！妹妹，你穿的才真好呢，這都是細布的吧？

二嫂子：喲，大姐，你真是眼大無光，睜眼不識貨，哪是布

的?!羅杭都認不得,還說“細布”呀!

大 姐: 羅杭?我不是聽人家說有什麼杭羅嗎?

二嫂子: 啊啊……不錯,是杭羅!

大 姐: 你看,你自己都認不得,還說我睜眼不識貨?

二嫂子: 我認不得?我認不得還不買呢!呃!大姐,提起來真笑死人,我從城裏買了杭羅回家,都誇讚我會買東西,問我是什麼布,我大嫂子人粗嘴快搶着講:“喲,這可是羅杭的吧?!”我就講:“天下只有杭羅,哪有什麼羅杭呀?”惹的大家肚子都笑疼啦!講來講去,順嘴講慣啦,我一講就扯到羅杭上去啦,你看可笑死人?!……(假笑掩飾)

大 姐: 妹妹,這套衣裳料子顏色都好,就是你頭上戴的還不大適稱。

二嫂子: 你妹妹不戴便罷,戴起來就是樣樣適稱;你講我哪樣不適稱哪?

大 姐: 你怎麼不打套銀器,還戴個銅花?

二嫂子: 銅花?哈哈……姐姐你真是“有眼不識金鑲玉,拿著黃金當廢銅。”這話原是在你妹妹面前講,要是旁人聽見嘴都要笑歪啦!

大 姐: 噫,還能是金子的嗎?

二嫂子: 你看看就知道啦!(遞花)喲,小心點,不要給我搞壞啦!

大 姐: 我就不相信是金子的!

二嫂子：那還假啦嗎？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把你的銀器拿來比比看，哪個輕哪個重不就知道了嗎？

大 姐：（以手揮揮金花）這就是金子啦？

二嫂子：你沒有見過難道沒有聽人講過嗎？俗語講：“金子是甜的，黃銅是苦的。”你嚐嚐看！

大 姐：（口嚐）甜什麼？！又不是紅糖。

二嫂子：不甜？（奪過金花，用舌舐）這不是比蜂蜜還甜些嗎！大姐，你怕是傷風了吧？傷風連吃飯都沒味，難怪你甜苦都不分哪。

大 姐：喲，你看你穿了件把衣裳，就這樣輕狂幹什麼？

二嫂子：穿自己戴自己的，我怎麼輕狂？

大 姐：誰不曉得，你婆家也不是有錢人家，哪能買得起金花羅衣吶。我看你金花都舊啦，羅衣袖口都毛啦，還不知道可是借人家的噢？

二嫂子：什麼！借人家的？你去借一件給我看看，不是自己的我還不要呢！

大 姐：不是借人家的，你還能買金花羅衣嗎？

二嫂子：走！走！（拉姐）我倆去問，是借的還是買的？

〔二嫂母、二姨娘上〕

二嫂母：你倆幹什麼？二姨娘來啦！

大 姐：啊，二姨娘來啦！（迎上）

二嫂子：啊，二姨娘來啦！（迎上）

二姨娘：你姊妹兩個都回來啦，你媽都想死了。坐吧！

(坐,見二嫂子穿戴一新) 喲,孩子,怎麼穿得這麼漂亮,週身上下,金晃晃的,真好看哪!

二嫂子: 還不就是穿了件新衣,戴了只金花,大姐她都看不服啦!

二嫂母: (向大姐) 你是個姐姐,怎麼不讓她一點呀?

二姨娘: 這孩子穿的是好啊!

(唱) 侄女兒回家色色新,
她比在家中勝十分。
身上穿的是羅緞,
頭上金花耀眼睛。
姨娘我喜歡的嘴都合不攏,
姑娘呀!
你媽媽笑在眉頭喜在心。

二嫂子: (唱) 姨娘不必將我誇,
外甥女對你說實話:
我自己紡來我自己累,
公婆喜歡我當家。
我嫌那青布不好買綢緞,
我嫌那銀花不好買金花,
我從來就不圖穿和戴,
婆婆她一定要我又穿又戴走娘家!

二嫂母: 這樣值錢的東西,你公公婆婆怎麼捨得給你買的?

二姨娘：大姐，這孩子嘴一張，手一雙，人心還不是一樣嗎？想必是公婆都由得她呀！

二嫂子：當然由得我囉，家裏要不是我，哪個能當家呀！

(唱) 二老公婆年紀大，
哥嫂本是老好人，
你女婿事事都由我，
漢寶子他還年紀輕，
我講怎樣就怎樣，
我講月亮他們不講星；
我買羅衣打金器，
閤家大小喜盈盈。

大姐：喲，看你講的比唱的還好聽，樹有多粗，水有多深，你的婆家的根底我還不知道嗎？

(唱) 你公公，一個錢看得像磨盤大，
怎許你，做綢衣又買花，
我看你，金花羅衣借得來，
打腫了臉孔還裝什麼假！

二嫂子：哼！靠公婆穿戴還不醜死了人呢！是我自己掙來的。

(唱) 我在婆家日夜忙，
每天是不等天黑把紗紡。
鼓打一更做鞋底，
鼓打二更做鞋幫，